

0401

尖草坪文史



4



卷
2005年

太原市尖草坪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2005.3

尖草坪文史

太原市尖草坪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辑

太原红星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大 32 开 印张:4 字数:16.3 万

2005 年 3 月第一版 200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

〔2005〕并内图字第 05—0003 号

序

诞生在太原市尖草坪区西村的傅山先生，一生崇尚气节，不畏强暴，铁骨铮铮。其学问博大精深，熔铸百家，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傅山对经、史、诸子、道教、佛教、诗、文、杂剧、书法、绘画、金石、文字、音韵、训诂、医学、拳术等无所不长。傅山“先生之学，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尖草坪区人民为有傅山这位伟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从宋朝以后，直至明、清两代的太原府和阳曲城，实际上都是一个城。所以史书记载：“傅山为阳曲人”或曰“太原人”，都是正确的。对本地人来讲，傅山是西村人，但在全国、全世界来说，傅山就是“山西太原人”。因此无论上兰村、土堂村还是晋祠、双塔寺都是傅山的故乡。

尖草坪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在《尖草坪文史》发表常清文同志撰写的《傅山与故乡》书稿。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常清文 1941 年出生于上兰村，历任原北郊区委通讯组组长、原北郊区文化馆馆长、原北郊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原尖草坪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尖草坪区一届政协常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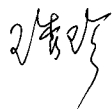
常清文同志经过十多年的认真研究,对傅山与故乡进行了比较客观、真实、准确的描述与概括。《傅山与故乡》以傅山为主线,介绍傅山在故乡生平事迹的同时,将傅山故乡西村、兰村、崛围山、天门关等地的人文历史、风景名胜也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探索,具有较高的文史价值,很值得一读。

《傅山与故乡》作为宣扬傅山业绩,传播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史资料。以其纪实性、典型性等独特优势,填补了尖草坪区人文学术研究的空白。不仅是傅山人生历程的历史记录,也是了解傅山故乡其它成功人士心路历程和古迹名胜的有效途径。其本身就是一部精雕细琢、图文并茂有永久珍藏价值的纪念图册。留给自己,是一帧永不退色的历史画卷;送给宾客,是一种高尚的情感馈赠;传给后人,则是一份无价的精神财富。

《尖草坪文史》的出版,对我区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的思想道德教育,必将起到深远的影响。愿《尖草坪文史》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政协太原市尖草坪区委员会主席

二〇〇五年元月



目 录

序	王秀珍
关于傅山	1

傅山故里西村

傅山出生地西村	15
西村关帝庙	16
西村三官阁	18
傅山家世	20
青少年时代的傅山	30
歌颂故乡的诗词绘画	34

步历史遗韵 行傅山故乡

傅山与上兰村	38
窦大夫祠	39
窦大夫祠正殿东耳房塑有狐突塑像	44
傅山书斋虹巢	52
上兰村五龙祠	56
五龙祠乐楼与晋祠水镜台	72
风景名胜荟萃	77
题辞作画颂八景	81
从傅山书斋虹巢回顾上兰村的教育	88
天门关	91
镇城村	99
宇文河	101

土堂村	103
古人类遗址	104
土堂净因寺	106
傅山在土堂村的隐居处	110
崛崛山	115
呼延村崛崛寺	116
多福寺	118
青羊庵(霜红龛)	123
崛崛山三宝塔	126
傅山七言绝句《崛崛石磴》	131
傅山与双塔寺	132
傅山的学术、文化活动	137
傅山周游大江南北	141

故乡山水对傅山艺术特色的影响

傅山的诗词、书画、戏曲艺术	142
傅山的书法艺术	144
傅山偶折柳枝作书成“奇字”	154
傅山的草书《西村漫吟》	157
傅山草书《西村漫吟》十二条屏译文	159
傅山草书《西村漫吟》简析	162
傅山的绘画艺术	170
傅山的笔名、字、号	174
高尚远大的思想境界 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	179
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	183
志在千里的胸怀抱负	187
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	189
非凡的医学成就	194

清和元	198
傅山拳法	199

傅山对后世的影响

傅公祠	207
太原傅山研究会 晋祠傅山纪念馆	207
太原傅山碑林公园	212
太原傅山医院	213
石家庄傅山中医肿瘤医院	214
傅山中学	215
傅山先生书画陈列室——红叶楼	217
傅山墓之谜	218

傅山故乡拾遗

翟村的变迁	221
横渠村唐碑的出土改写了阳曲县志	226
尖草坪及柴村的由来	239
后记	243

关于傅山

傅山(1607-1684)字青主,山西阳曲(今太原市尖草坪区西村)人,明末清初我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思想家,早期启蒙学者之一。

早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阳曲县学乡贤祠和太原三立祠即以傅山入祀。乾隆十二年(1747年)阳曲张耀先在江苏刊刻了傅山著作汇集《霜红龕集》12卷。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河东刘贇刊刻《霜红龕诗抄》一卷。咸丰四年(1854年),寿阳刘鼐增补重刊《霜红龕集》40卷。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平遥王晋荣陆续刊刻了《霜红龕文集》等7种39卷。宣统三年(1911年),山西巡抚丁宝铨又组织人力在刘本基础上,重新编排,刊刻了《霜红龕集》40卷。这些工作为人们了解、研究傅山及其思想提供了条件。

丁刻本序言把傅山与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并列,说他们都是“遗老之魁硕,后学之津逮”,“学必实用,动为世法”,说傅山“巍然为河北大师者垂数十年”。并认为颜元的实践之学,乃傅山所“渐渍者”,乾嘉考据学以金石考史之风,其源亦开于傅山。

辛亥革命后,人们更重视傅山的气节文章,如章太炎曾于民国2年(1913年)以稽勋局委员的身份上书主张“明末遗臣……耆儒硕学著书腾说提倡光复者”,如王夫之、顾炎武、傅山等,“皆宜表扬,以彰潜德”。

民国6年(1917年),山西地方官员在太原建立“傅公祠”,赞傅山为“百世师表”。

民国9年(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引吴翔凤《人史》语,说傅山“其学大河以北莫能及者”。

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傅山及其思想进行研究的是侯外庐先生,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将傅山列为专门一章进行了论述,高度赞扬傅山“是17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异军”。

抗日战争以前,山西书局做了大量收集、整理、出版傅山著作的工作,先后影印了多种傅山手迹,出版了失传200多年的《两汉书姓名韵》等,为傅山研究增添了第一手资料。

全国解放后,对傅山手迹的搜集整理,对傅山及其思想的研究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山西省博物馆和晋祠文管所相继购得不少傅山著作的手稿和书画原件。山西和一些专家学者先后对傅山的思想、生平、著作手稿进行了研究。侯外庐、朱谦之等著名学者发表了文章。1961年12月,山西正式成立了“傅山著作整理委员会”。山西人民出版社决定全文影印出版傅山著作手稿《荀子评注》。侯外庐写好了序言,后因故未能出版。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办的内部刊物《学术通讯》,于1962年和1963年发表了一批研究傅山的文章。1961年8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郝树侯的《傅山的生平》一书。

由于“十年动乱”,傅山研究被迫中断。“十年动乱”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傅山研究蓬

勃开展起来。《晋阳学刊》从 1980 年创刊号起,就注意刊登研究傅山的文章;从 1982 年第 3 期起,又专门开辟了“傅山研究专栏”;至 1985 年底为止,已发表傅山遗著、佚文和研究论文 40 余篇。《哲学研究》、《中国哲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学术月刊》、《山西大学学报》、山西师院学报》、《中州学刊》等杂志也发表了研究傅山的论文。1981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郝树侯的《傅山传》。在傅山逝世 300 周年之际,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发起,于 1984 年 8 月 13 日至 21 日在太原召开了全国第 1 次“傅山学术讨论会”,使傅山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上,致力于傅山研究的专家学者从诸多方面对傅山进行了研究讨论。

1. 关于傅山生平事迹和反清思想的讨论

傅山的生年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生于 1606 年,多数意见认为生于 1607 年。

关于傅山在明末率生员“伏阙讼冤”一事的评价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师生之“义”,另一些认为这是破天荒的平民运动,还有一些意见认为是当时市民运动中的学生运动,是近代启蒙性学生运动的先声,傅山是当之无愧的启蒙性学生运动的领袖。这次斗争使傅山突破了娘子关的封锁,打开了同江南名士建立广泛联系的途径,是傅山所以能成为启蒙学者所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对傅山本人启蒙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关于傅山是否有“借清灭李”思想的问题。有人认为,

傅山在甲申之秋，曾期望借助清兵以消灭大顺政权，并认为这是顾炎武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当时的普遍心理，傅山没有例外。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称清兵为“义兵”是出于注释者之手，非傅山所为，与顾炎武等人不同，傅山并无“借清灭李”的思想，这正是傅山的过人之处。

关于傅山与顺治十一年晋冀豫边界反清起义的关系问题。过去，依据这次反清起义首领宋谦案件的题本和傅山案件的题本，难以断定傅山与这次反清起义的关系。最近有人依据《霜红龕集》中傅山给好友戴廷栻的信推断，傅山与这次起义确有关系。而傅山被无罪释放，是由于清廷汉官龚鼎孳等人的保护。因此，题本中傅山未与宋谦见面的供词是不可信的。

关于傅山是否称许过马士英、阮大铖的问题。有人认为，傅山在甲申后，对原是宦党当时能致力于反清斗争的，不再苛求，如称许阮大铖、马士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马、阮并没有致力于反清斗争，傅山并没有称许过他们，傅山不但贬斥马、阮，而且直斥弘光皇帝朱由崧为“伧父”，这也是傅山的过人之处。

关于傅山与票号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山西票号是顾炎武、傅山利用李自成遗金创建的。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山西票号是山西商人雷履泰于道光初年由颜料店改组而成。与顾、傅无涉。

关于傅山与顾炎武、阎尔梅、阎修龄、孙奇逢、李颐、李天生、戴廷栻等人的关系问题。有的人认为，傅山与他们关系甚密，都与反清复明有关。由于他们的活动比较秘密，因

而遗留下来的记载很少。但从他们的诗书往还中,仍可看出他们鼓舞反清斗志的言论和思想。还有的人就傅山与某些清廷汉官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傅山与魏象枢、杨思圣、王显祚等人都有关系。过去人们往往只寻求反清与仕清两类人的对垒,而忽视了他们之间的联系,这是不全面的。

关于傅山反清思想在傅山思想中的地位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傅山在清代生活的40年,就是他“反清复明”的40年,反清思想是傅山思想的核心,表现了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另一种意见认为,傅山晚年反清意志有些消沉,与清廷汉官有了往来,对戴廷枏和李天生的出仕也未予指责,说明晚年反清廷的态度有所转变,这是康熙民族怀柔政策使民族矛盾缓和的缘故。再一种意见认为,傅山甲申后的思想有一个从反清到反专制的提高过程,如果用反清复明来概括傅山的一生,把它说成是傅山思想的核心,未免将傅山思想的实际价值大大降低了。

关于傅山反清思想的评价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傅山反清与不合作态度,是他的汉民族意识的表现,在与清朝贵族的民族压迫政策相对抗方面是合理的、进步的,但他顽固地否认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以及侮辱少数民族,便是大汉族主义的东西了,应当予以批判。另一种意见认为,傅山反对清朝贵族,也有大汉族主义思想,但并不一概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且他的反清思想和精神,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民族压迫的共同意志,不能仅从民族主义上

去评价。再一种意见认为,看傅山等人反清有无意义,要视清廷入关后对生产力是破坏了还是促进了。当它破坏生产力时,反清是正确的;当它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时,反清是错误的;因此,应当分阶段来评价,不能一概而论。

2. 关于傅山哲学思想的讨论

关于傅山哲学的性质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傅山的哲学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在宇宙本原问题上,他继承了先秦以来气一元论的传统,把“泰初”解释为“一即水,即气”;在理气关系上,他用“气在理先”与理学的“理在气先”锋针相对,旗帜鲜明;在认识论上,他强调寻山问水,到自然和社会中去学习,并强调实用,这种经世致用思想也是唯物主义的。

关于对傅山“气在理先”的评价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傅山的“理”指的是规律,因而“气在理先”的命题是不正确的,是在王廷相等人基础上的倒退。另一种意见认为傅山的“气在理先”是对理学的批判,“理”指的是精神而不是规律,因此是正确的。再一种意见认为傅山的“理”只是指“成物之文”即有形事物的文理,因而“气在理先”也是正确的。

关于傅山的辩证思维。许多人认为,辩证思维是傅山哲学的重大特点,他将对立统一思想贯彻到许多方面,得出了不少精彩的结论。在自然观上,他提出了阴阳“分诸灭而周诸天”的对立统一思想 and “泰初”“无而有”“灭地幻无而有有”“人人幻无而有有”等命题,用“有”与“无”的统一来表述“氤氲变化,无古无今”的永恒的运动。这个思

想在当时是比较深刻的。在认识论上,他把认识运动解释为“知与不知”的“暗相与会”,认为人的认识没有止境;强调认识的相对性,认为长中有短,短中有长;他提醒人们“导师是恩,亦防是患”;他对局部认识与整体认识的关系也有重要论述。在历史观上,他在揭露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无理生理”、“无理胜理”和“人心向背”是历史发展的“定势定理”等命题,都是比较深刻的。

关于傅山的经世致用思想。许多学者认为,经世致用是清初思想界的重要潮流,傅山是其中一个重要代表。他探讨了“志”与“功”的问题,强调“兴利之事,须实有功”。他指出“文章为实用”,知识要付诸行动,对“以讲为学”的空疏学风,他进行了比较猛烈的批判。一些学者认为,傅山的经世致用思想实开颜、李学派的先河。有的则认为颜、李与傅山的师承关系无历史记载,颜、李的经世致用思想仍主要来自孙奇逢,但傅山的思想又可能对颜、李有所影响,这一点还需要继续研究。

关于傅山佚文《圣人为恶篇》的理解和意义。一种意见认为,《圣人为恶篇》反映了傅山的进步历史观,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另一种意见认为价值并不太大。前者认为,傅山强调“圣人为恶”,“恶”即是指暴力,说明傅山看到了恶、暴力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作用,很有意义;后者认为傅山的“恶”不能理解为暴力,它是对荀子“性恶论”的补充,圣人为恶,某种意义上是替天行道。前者认为,傅山的“无理生理”、“无理胜理”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有造反有理的思想;后者认为这种看法不妥,傅山“无理”大致相当于

道家的“道”，即自然，“胜”是“高于”而不是“战胜”，傅山认为理的变化是随从自然的。前者认为傅山已经将社会上的人群分成了“有理者”和“无理者”两部分，后者认为这种理解不能成立。

关于傅山哲学思想与老、庄的关系问题。许多人认为，傅山的哲学思想和启蒙思想主要来源于老、庄，但对老、庄是有所改造的，并没有全盘接受，其中有不少观点与老、庄大相径庭，如反对庄子“齐是非”的观点，改造庄子“有生于无”的观点等。一些人还认为，傅山也曾受道教“长生”说和唯心论的影响，但不是主要的。

关于傅山思想与佛学的关系。许多人指出，傅山对佛教是有研究的。有的人以傅山《金刚经评注》为例说，《金刚经》的中心思想是“缘起性空”、“一切皆空”，它正适应了明遗民丧失政权后的空虚心理，也是傅山评注《金刚经》的原因。傅山看到清朝大局已定，反清活动失败，于是潜心佛典了，他有“直指本心”“顿悟成佛”的思想，是受了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一些人不同意这些看法，认为傅山并没有接受佛学唯心论，而是对它进行了改造。许多人认为，傅山与佛学的关系，目前研究得较少，需要加强。

关于傅山哲学思想的评价。多数意见认为，傅山在哲学上是有一定贡献的，提出一些新的思想，有自己的特点，应当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过去的中国哲学只字不提傅山是欠妥的，应当把这个空白补上。有的认为，傅山的哲学思想不那么丰富，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3. 关于傅山启蒙思想的讨论

关于傅山子学研究的意义。一些学者注重傅山子学研究在文学和训诂学上的意义,认为傅山有重要贡献,但有许多错误,还不及顾炎武;另一些则认为傅山子学研究的主要意义不在于文字学和训诂学上的贡献,而在于借题发挥,从子学研究中发挥自己的启蒙思想和哲学思想。如对理学的批判和自由平等的思想等,这也是傅山首重老、庄、墨的原因。这个特点,类似于西欧文艺复兴时代对古希腊文化的研究,具有启蒙期的共同特点。许多人认为,傅山开创了清代子学研究的先河。有的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柳宗元、王安石、叶适等人都很重视子学研究,说傅山创了子学研究先河不符合事实。另一些人认为,柳宗元等人没有全面地、系统地研诸子,首先全面地、系统地研究诸子的是傅山,因此说他“开创先河”是可以的。

关于傅山对理学的批判。许多人认为,傅山对理学的批判超过了同时代其他人,是傅山的一个重要贡献。傅山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与批判,不但在理论上进行了论证,而且在感情上针锋相对,对理学的批判为清初任何人所不及。一些学者认为,西欧中世纪的统治思想是宗教神学,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理学。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教会权威和宗教神学。中国17世纪的傅山等思想家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理学,企图打破理学的统治和蒙昧,因而同样具有启蒙意义。

关于傅山反奴性的个性解放思想。一些学者认为,傅

山思想最能反映时代脉搏者，为反奴性、反奴气、反奴俗、反奴才。他要做“神医”去“扫荡”“奴俗齷齪意见”。他主张“号令自我发，文章自我开”。他以大鹏自勉，要做一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人。顾炎武评论傅山，所强调的就是他的自由解放思想。傅山反对奴性，主张个性解放、人格自由，也正是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重要特点，同样具有启蒙意义。

关于傅山的理欲观，许多学者认为，傅山继李贽之后，对旧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肯定了人欲、私利的合理性，认为利欲与天理是一致的。他强调人心而反对礼义。他热情歌颂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和妇女守节，反对禁欲主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傅山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想的重要表现，是反封建的人文主义觉醒，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傅山的平等观。许多学者认为，傅山有比较明显的反专制的平等思想。他认为帝王并没有什么高贵之处，应该君民平等。他反对忠君，主张自忠，赞赏李白对皇帝如常人。他认为“天道下济”才有光明，“下士”才是得道之人。他提出的“平阴阳”的主张和对“扶阳抑阴”的批判，是平等思想的理论基础。一些意见认为傅山的平等思想具有启蒙意义。有的则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的观点在《慎子》和《吕氏春秋》中早已有之，是封建统治者可以接受的，不是反对君主专制的平等思想。因此，对傅山的政治思想不宜评价过高。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观点虽早已存在，但傅山在新的历史条件